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
## 第十九回 酬知己剖腹表丹心 救良朋束腰擒白額

卻說雙龍之北，屏風島南，玉帶洲對岸，有大沙一片，名廣漠洲。其上不產他物，惟長青草，質堅葉茂，四季皆青。海中有馬，常食息於此洲上。其足如鳥，鬐間有四翅，二翅不等，二翅者良。惟腮下有毛肉，渾身俱係鱗甲，其厚過於鯪鯉，而堅如鋼鐵，刀斧莫能傷；登山陟嶺，超躍稍緩，渡水行莎，速倍于飛。然最難馴，斷韁食韁，至死不受羈絆。千百為群，行止眠食，皆隨老馬。老馬最淳，不能齧草，惟食粟黍。欲得馬者，先以熟豆粟黍，置於沙上蹄跡多處，老馬尋到食時，就而係之，群駒盡受鞍勒，跨老馬渡水，群馬皆從；不用時，釋放於沙洲，無芻牧之費，而獲馳負之用。雙龍邀劫他島，侵犯浮石、浮金，皆恃此馬。

雙龍島主姓童，名體仁，與浮金約結議定，軍需辦齊，便令元帥鐵鵠帶領軍士，往北沙收馬，令兄弟童深仁料理國事。鐵鵠住守五天，收得老馬十三匹，群駒隨行，帶回查點，共計七千餘匹，俱加鞍轡銜勒，教習訓良。分為三陣，使鐵鵠領馬軍三千為前鋒，先渡海洋，登岸結陣；隨後童體仁自領馬軍二千、步軍五千為中軍；令相國石犴領馬軍二千、步軍三千為後陣。循環搬運，游渡過海，殺向浮石來。

上岸便係新沙城，又名新岸。城內守將廉能，係國舅廉勇的堂兄，當時聞信，意欲攜眷運囊而走。副將趙世基、談古諫道：「雙龍恃騎而來，利於野戰，不利於攻打。今城內糧草有餘，兵將不缺，以理勢而論，均屬可守。如棄而走，彼騎疾迫，安能保全！」廉能道：「吾原不知文書，未習弓馬，蒙國舅舍弟恩典，以此地方戶殷糧廣、事簡無差美缺奏授，實為我貧。任此三年，除饋送之外，仍稍有積蓄，若兵圍日久，城中用度不敷，吾之所有，豈能保得？則三年辛苦，俱歸烏有！今車驟已駕，決意行矣。二位年富力強，不似吾之衰弱，正當建功立名，他日平定，記敘守城，吾斷不分功賞！」說畢，以雙手掩耳，向後跑去。趙世基、談古猶立堂上，待其出來再勸。

忽見軍士報道：「廉大夫帶兵三千，護衛出西門去了！」二將大驚道：「城內只得三千兵，今俱帶去，只好以忠義鼓勵百姓。」乃親身勸諭眾民，分地派守。

廉能出城，行得十餘里，後面鐵鵠探知追來，放馬衝突，兵將盡行竄逃；落下廉能並妻妾子女、奴婢僮僕九十餘口，並貨五十車，百二十犢。鐵鵠綁起眾口，驅來新岸城下，喊道：「若獻城池，先以人口貨物為酬，仍使二位將軍鎮守。」趙世基答道：「廉大夫不出，則為城主，軍民將官均遵號令，今既棄眾奔走，與軍民便無干涉，吾須與此城俱碎，欲降不可得也！」鐵鵠見計無用，將所獲解歸營內，議道：「新沙城高而堅，趙、談二將守備，智略有餘。不如舍之而去，設營提防便了。」童體仁道：「彼恃城而守，安敢輕出？先鋒之言是也。可將廉能父子妻妾，分作三處以誘敵。」鐵鵠得令，將廉能檻於前營，妻子置於後營，妓妾置於中營，過新沙，直到古岸來。

城內守將，姓賀名德，同副將苟新、郎費、牛信、毛廣等同守。這古岸，係東北大城，管轄二十三處糧餉。賀德之妻，乃廉能親妹，緣此開得美任。當下鐵鵠將廉能推到城下，如說新沙說法。賀德對眾道：「廉能既係國戚，有失救援，須於廉妃面上不好看。莫若權且假降，當回廉大夫，另作計較。」牛信道：「不可！此乃敵人誘我之計，我降，他則踞城，我等同於廉能，焉得由自主張，另作計較乎！」忽聞屏風後喊道：「言此者，可斬也！」只見轉出婦人來，卻係賀夫人廉氏。眾將趁隙向前，牛信也隨眾施禮。夫人問賀德道：「爾這美缺，因何而得？我只有這個哥哥，今不救援，或有死亡，叫我再從何處得哥哥來！雖失此城，亦無關緊要。」賀德道：「夫人所論是也。」牛信忿然道：「國家城池，豈可緣降將而輕送與敵人？小將寧死不從！」廉夫人道：「爾既為將，自能力戰奪回，如無武藝，休開鳥口！」苟新問道：「將軍可能出戰？」牛信道：「為將不能戰，難道單受俸祿麼！」賀德道：「將軍若奪得廉大夫全家回城，我自代向夫人說，升官添祿。」牛信道：「誰要添祿升官？只要銷得主上平日恩養罷了！」憤憤出衙，提鞭跨馬，開門出城。

鐵鵠列陣在前，見牛信殺來，令副將白雕接戰，使兩口鋼刀，驟馬迎上。牛信揮鞭，鬥到五合，賣個破綻，使鞭虛蓋下去，白雕旋身得空，飛速將雙刀從中劈入；牛信提鞭，從旁挑起，正中雙腕，刀落於地。白雕欲走，轉馬不及，遭牛信鋼鞭擊下，將項打折，死於非命。鐵鵠大驚，道：「浮石那有五合殺我驍將之人！」飛使雙過，催馬接戰，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

元鳳挺堰衝來幫助，牛信想：「戰不下鐵鵠，又有將到，料難取勝。」架過便走。元鳳不捨，加緊趕追。牛信將到吊橋，見來得近切，左手拿著雙鞭，右手向懷中取得金團，從左脅下發出，元鳳連忙躲閃，已中鼻樑，翻身落地。鐵鵠望得，大怒道：「何物匹夫，傷吾兩員副將！」加鞭趕來。

牛信已到濠邊，見門緊閉，連喊：「開城！」苟新憑女牆問道：「廉大夫全家可曾奪回？」牛信道：「未曾。」苟新道：「既未奪回，又殺彼愛將，必至加怒而傷廉國舅，使賀大夫如何對夫人？此咎誰任！今大眾家室盡在城內，俱願獻降。將軍妻子不在此地，請尋他路建功罷！」牛信道：「汝等不見廉能樣子麼？」郎費道：「廉國舅是選而被獲，而我等是誠心歸降，豈可同言而語？」牛信聽得，氣塞胸膛，鐵鵠又已追到，乃使鞭殺回。戰有十餘合，料不能勝，復虛擊雙鞭，見西邊軍馬多，即衝往東方，突圍而出。

行有四十餘里，馬步遲緩，腹中亦饑，望有村莊，思量借食借料。及行人後，卻見屍橫滿路，雞犬無聲。正在悽慘之際，忽有大隊車馬衝到，為頭將官名喚烏鵬，看得牛信，持矛便刺。牛信正沒好氣，舞鞭鬥住，退出村莊。烏鵬只道牛信武藝低微，見著破綻，飛矛搶人。牛信隔開，使鞭橫飛擊去，打傷左額，目珠突出，收回絲絲，趕上加鞭，結果性命。後面童體仁軍到，見死了烏鵬，怒揮雙斧砍來。牛信提鞭再戰，四面俱係雙龍兵將，牛信馬倒，腹餓力竭，正遭童體仁劈死。可憐好員忠心勇將，斃於非命。

童體仁領兵前進，鐵鵠飛報：「已得古岸。」童體仁馳到，賀德等出城，頂香跪迎。童體仁下騎扶道：「寡人斷不失信，必令你們親眷完聚。」賀德等稱謝。石犴後軍亦到，隨著進城。

令將廉能放出，交與賀德，問道：「此去到柘磊關，都係大夫管轄麼？賀德道：「管轄止於柘藤林之東，柘磊關今為柘藤林，即屬烏楓嶺管轄。」童體仁道：「這裡到柘藤林，有幾座城池，可須用兵？」賀德道：「此去有三座城池，乃東岡、中岡、西岡三邑。東西二岡，俱係下官保舉的人，呼之即至。中岡守將，名喚蘇於，性情古板，須要用兵。」石犴道：「也不須用兵，可將兵符調蘇於來此救應，使得埋伏半路，得彼出時，先收其軍，城中無主，蔑不破矣！」童體仁大喜。賀德慌將兵符交出，石犴使郎費持往中岡，令鐵鵠率士伏於東岡兩旁。

卻說中岡守將蘇於，接到兵符，又是郎費賚來，如何不信？留兵五百，令副將信定守城，自點馬兵五百、步兵五百，趕奔救應。行出東岡，只見右邊塢內兵馬衝來，蘇於領騎迎敵；左邊又有大隊殺到，後面步軍那裡抵得住，盡遭蹂躪。蘇於揮刀，砍翻甚眾。鐵鵠迎上，雙過將蘇於打落塵埃，引兵直到中岡招降。信定審看鐵鵠，暗使弩箭，正中坐騎左目，立即倒地。鐵鵠怒道：「無馬就不能破麼！」舉步飛舞雙過，見城約高二丈有奇，借勢躍到城上的女兒牆，擊死信定。郎費早已開門納兵矣！

次日，鐵鵠到柘藤林，柘藤林又名秋柘林，為古文峰塞之柘磊關，俱係大小鵝卵石隙內長成柘林秋藤。當下鐵鵠見有兵在林內把守，再看延袤數十里，秋藤繞裏，柘樹結成深林，係步兵之利也，不便於騎，令軍士退回十里，屯紮營寨，飛報中軍。童體仁先接東西二岡投降，又接中岡殺將得城報，使苟新守東岡，原守蘆懷守西岡，郎費、毛廣同守中岡。後接鐵鵠屯紮秋柘林之報，乃連夜修書，差將官喜達報與浮金島主。再將所得廉能、賀德私囊，使牙將林堅，帶五百騎，馱回雙龍。令將北沙之馬，盡行收來備用。並把廉、賀夫婦四人帶回，擇便安置；子女妓妾，留於軍中。

卻說喜達扮作平人，日夜兼行，來到獨鎮渡營前，投進國書。牙將送人，浮金主看畢，召進營詢問。喜達朝畢，詳細奏上。浮

金主大喜，賜宴，隨即修書，賞賚遣回。遂問郎福厚道：「前日天印報來，已抵猿啼峽，今雙龍又到秋柘林，而大兵反阻於此，倘二處有先到黃雲城者，本國豈不為其所笑！」朗福厚道：「待錢銳受任，催其速攻，感恩發奮，應無不盡力也！主上欲命白額虎召冠軍來營，因雙龍使到停住，今可召否？」深金主道：「孤正忘了，可速去召回。」白額虎領命往前營，次日與冠軍同到，浮金主命人。冠軍進營朝罷，浮金主道：「可曾獲得金城？」冠軍奏道：「前日陣上，正欲提取，為他將纏住，致被走脫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可曾拿得他將？」冠軍道：「臨陣期多斬殺，不暇生擒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共得若干首級？」冠軍道：「擊斃名將數十員，軍士不計其數，首級未及割回。」郎福厚在旁冷笑。浮金主道：「全無證據，憑何報功？」冠軍道：「殺敵乃為將之常，安敢居功？」浮金主道：「公事如此，冠軍已事可曾議定？」冠軍道：「什麼已事？臣愚不知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前日來書。」冠軍道：「前書係敵反問，願主上詳察。」浮金主悻悻道：「我再不信，將來連浮金難姓田矣！」冠軍道：「主上何出此言？」郎福厚接道：「並非主上多疑，已往根由，俱不得知，自書露後，疑竇隙開。昨復單身破陣，非恐信息敗露，自往面議而何！」浮金主道：「寡人相待不薄，如何遽爾負心至此！」冠軍笑道：「此非口舌所能明也！」乃復行朝禮，謝恩道：「願主上福壽無疆！」又向東南三揖，呼道：「燭相國，知己恩相，不及面別了！」然後除冠卸袍，向西稽首，哭道：「太祖、世宗、指揮哥哥，韓將借兵復仇，報國之志尚未得成，又誤處於不可回中華之島，生亦無益，願相從於地下！」拜罷大慟，起身收淚，對郎福厚道：「願大夫善事主上，莫似不侯，有始無終。」言畢，乃解衣袒出腹來，含笑對浮金主道：「請視臣心！」說罷，引佩刀當中划下，棄刀，兩手將肚皮扳開，腸胃滑而滾出，次後一個赤心露於胸口，仰後倒地。

旁邊太醫國萬年忍不住道：「看這情形，豈係叛逆者？大敵在前，何處再得如此良將！」浮金主愧道：「寡人生疑太重，失此股肱，誠為可惜。」太醫道：「猶可治也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卿即速治。」太醫使取藥囊，並將睡褥去絮，用麥麩納入其中。

浮金主道：「如何無血？」太醫道：「怒極擁於肝經凝住，故無血出，若經溢流，則莫能止，便不可救矣！」藥物取至，先用凝血敷摻肚皮刀口，挨上麥麩褥子，使人四角執定緩抖，再用藥醋輕灑腹上，腸漸次收。

正救之時，只見二將闖入，除冠頓首道：「舊將楊善，金湯，昧死朝見，願吾主千歲千歲！」郎福厚道：「汝等俱係逆臣羽黨，擅敢闖入，意欲何為！」金湯立起，指郎福厚道：「汝係負國的邪臣，誤國的奸賊！謀殺良將，還罵誰為逆黨！」郎福厚叱兩邊侍衛道：「速拿二賊！」侍衛齊上，楊善立起道：「諸位將軍，請問係國家心膂，還係郎姓家人？我們人來，原係求死的。然冠軍之忠勇，諸位皆知，安可令其死得不明不白！是以特為代辯清楚。今主上未曾發命，而郎賊叱拿，是無君也！郎賊奸臣無君，自遭天譴，諸位奈何隨之，目無君上！」眾侍衛聽了，視浮金主無言，俱退下去。

金湯道：「冠軍軍政最寬而極嚴，鴛鴦百姓樵彩，盡走東門，只有交戰出兵，西門方開。內外穿梭巡邏，譙樓瞭望兵士，晝夜不斷，外人安得入來，安得有書遣下？此係子賊串成奸計，造作偽書可知！若誣謀叛，更屬荒唐！昔在聚囊山，擒住諸猛將，長驅入都，誰能阻截？乃拒而不攻；聞燭相國片言，即隨歸國。果有異心，不於彼時肆志，而乃於名分既定之後謀叛乎！此皆明白易見，非深隱難知者。冠軍今日死，敵兵明日到矣！冠軍心事不明，剖腹以表。今臣既白冠軍忠勇，然於君前無狀，法所當誅！」乃拾起遺刀，向頸項橫勒，持刀站住不僕，浮金主道：「烈士也！」與楊善道：「汝勿如此！」楊善奏道：「冠軍未畢，臣何敢死！」須臾，金湯血溢滿地。浮金主問太醫道：「可能救否？」太醫視道：「可救。」扶臥下來，用凝血敷敷定，血不滲溢，用雞皮加藥捆好。再來視冠軍，腸已收荊浮金主道：「寡人有珍貝象皮散，敷之可不須縫。」太醫道：「烈士可用，冠軍不可用。冠軍乃怒極而剖，氣仍結而未散，不縫恐舒發震裂，則莫能治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烈士何以可用？」太醫道：「烈士滿腔義憤，俱已暢吐，心無鬱結矣，則其氣順，故無回怒，是以可用。」乃取法制桑白皮藥線，將兩邊縫合，再敷珍貝象皮散，複選兇革裹束，牛筋紮固，奏道：「五日不可移動，五日後不可聞金鼓聲，靜養四十九天，神完氣旺矣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待五天後，保護回國，方免金鼓之聲。」楊善謝恩道：「蒙主上愛恤如此，冠軍雖死，亦無憾也！下臣看此形勢，危如累卵，願速為防備。」浮金主道：「今使錢銳權為先鋒，羅、鐘倚角，可以無虞。」楊善道：「所慮正在此耳！子直同三人，皆係夤緣而進，間時承順，伺候顏色，則似有才；使臨大事，何能實際，必至敗壞！羅、鐘所領將士，皆冠軍所練，應急收入前營，猶可抵敵二二三。」浮金主允奏，差任環、宗旋召回羅多材、鐘受祿兩處軍馬，歸前鋒營。

再說第三日，金湯已經平復，冠軍猶是昏昏沉沉。浮金主問道：「如此情形，係何道理？」太醫道：「冠軍勇烈無比，恐其轉動，不耐久臥，臣前飲以昏神酥骨散，故若困殆。隨時調治，到四十九天，藥性解去，自然精明。」浮金主道：「使何人護送歸國？」楊善、金湯道：「小臣二人送去。」太醫道：「金將軍傷雖完合，只能飲粥，猶不得煩勞，楊將軍可以護送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相國今到本章，再三言書是反問，切勿妄信，以傷股肱。前日剖腹，自然相國聞知，若不使得當時人員先為說明，相國聞得，必致急壞，又要絮絮叨叨，不肯休也。今使楊善往相國處報信，使金湯回鴛鴦城養玻三日後，再使白額虎帶壯健五十名，服侍冠軍歸國。」各人奉命而去。

卻說裨將任環，奉命起身，次日到溪敕城外，撞見羅多材，宣浮金主命，召其領軍兼行，趕回前營。羅多材接受畢，問：「有何事，恁的急切？」任環道：「冠軍氣憤，破腹而死。今調錢銳作先鋒！揚善奏錢銳不知兵法，二位大夫所領將士，皆冠軍親自揀練，應速召回前營，防備強敵。是以主上使小將來召大夫，使宗旋召鐘大夫，可速趕回前營，小將復命去也。」羅多材挽手道：「末將猶有俗務未了，屈將軍緩住二天。」任環道：「主上往復命，刻不容緩，誰敢逗留，乾欺君之咎！」羅多材道：「亦屬郎、於二大夫之事。未救、鸞鸞，管轄多邑，庫藏充盈，前破得時，查看細冊，尚未齊全，多材到日，俱令更改復造，頗有餘羨，將軍跋涉勞苦，多材亦應盡情。」任環道：「為大夫勉留半天，來日必須復命，可作速辦理。」多材乃帶家丁進城。

任環在外營安歇，次日望多材不到，於營中散步，看見柳詠，問道：「爾可姓柳？」柳詠向前打恭道：「正係柳詠，昔年曾蒙教訓，至今感佩不忘。」任環答禮道：「果然係柳步，今受冠軍親教，定然武藝高強。」——原來任環係個教習出身，柳詠曾拜為師——當下答道：「雖蒙冠軍訓誨，奈詠愚蠢，有覬鼠飲河之歎。敢問昨與羅大夫所言，死者係誰？」任環道：「就係冠軍，可惜了好個大豪傑！」柳詠與任環問答，諸將士在下靜聽，聞得死者就係冠軍，眾人不待柳詠再問，俱擁上來道：「真的麼？係怎樣死法！」任環道：「係氣憤莫伸，剖腹而死，昨日親目所睹，怎麼不真！」眾將捶胸頓足，慟哭號天。秦吉含淚道：「此事皆由於朗、子商串讒死，今我等先到鴛鴦城斬子直之首，再往獨鎖渡殺郎福厚。」龔奎道：「不可！似此舉動，冠軍之名，俱被帶累矣！冠軍平日教化之謂何？而乃稱兵擅殺也！」眾將道：「龔大校所言雖是，今羅多材刻剝百姓，侵奪庫藏，烏可隨之，同受唾罵！冠軍已故，奸臣在位，誰能保全？況以冠軍之助，尚遭屈死，我等安足道乎！」龔奎道：「清君側固不可，而與鄙夫同事亦不能，不如各散歸田，以脫罪陷！」眾將道：「龔大校之言是也，我等帶著餬糧，取路還家罷！」同時收拾，將輜重等件丟下，向任環打一恭，頃刻散去。

羅多材收拾齊全，催著物件，同大夫郎紫出城，見個空營，並無將士，怒道：「我不在此，都往哪裡去了？」任環將情節說知，羅多材氣得兩眼發直。任環道：「事可辦齊？小將不能再待了。」多材道：「且請稍緩。這班逃散將士，到營務須奏明主上，盡行捕來梟示！」與郎紫道：「煩大夫代僱車二百輛，夫八百名，立時俱要起程。」郎紫道：「大夫之事，就係家叔之事，敢不遵命！」這郎紫係郎福厚之姪，當時進城，傳喚夫頭，要急辦車三百輛，夫一千二百名。車頭稟道：「即刻辦集不及。」郎紫大怒，叱令重責五十。車頭叩頭求饒，兩邊衙役如兇神般，哪由分說，拖下打到三十棍，不聞聲息，視之，已經死了。郎紫令用木桿挑於城外示眾，使車夫知警。又喚車頭伙計上來，吩咐立刻要齊。伙計稟道：「天色過中，拘集也難起行。明早齊全動身，上路趕緊，包不誤事。」郎紫道：「必須此刻令集，明晨發車。」伙計稟道：「立刻要齊，只有加高工價，否則再打死百十個車頭，徒然耽誤工夫，也於事無益！」郎紫道：「給加若干就是，何必多稟！」伙計下去，加加倍車值，使人分頭招馬。兩個時辰，俱陸續齊集營前，將公私物件分派裝畢，黃昏散去。

次早齊來，多材叱令起行。眾車夫道：「五更趕到，腹猶未及食，此去車重行遲，往返必要五天，家中俱須安頓，請將工價付清，以便趕辦。」多材怒道：「我行過若干城邑，哪處不係差派！此地要起價來，豈非反了！」即紫命左右將先開口的重打。左右動手，棍下無情，碰破頭顱額角，血流滿面。眾車夫嗟怨冤。

內有一個名喚楊初，見眾人憤怒，便揚臂大聲道：「本城一千二百人聽著，我等原係浮石軍民，因城被破，家室俱在於此，所以暫時歸服。況冠軍不但威重，而且惠撫待百姓，有恩無怨。想郎紫來到幾時，今日差，明日派，百姓貧者怨，富者恨。茲因辦事稍遲，則杖斃揭屍，不發工價，反打得傷損血流。眾人家口嗷嗷，何能枵腹為奸臣辦私！今去係餓死，不去係打死，進退可謂無門。諸位，這話可是不是！」大眾齊聲道：「是，是！請示活路，俱願聽從！」楊初道：「如今強兵猛將俱散，眼見浮金萬難久留，我們先將兩個民賊綁起，著五百人護送，往雲平嶺西庶長、古客卿處請功。餘者同百姓守城，將車輛貨物糧餉，收入用度不好嗎？」大眾應道：「極好！我們先把這些狐假虎威、助奸害民賊烏衙役家人打死，再綁二賊！」羅多材、郎紫始聽楊初所言，猶呼叱禁止，卻無人睬他；及聽得「綁送雲平嶺」，見勢不好，便想走路。眾人圍住，哪裡得出？任環掣刀欲砍潰圍，楊初道：「任將軍，爾與我們仇怨全無，同來的人，俱請帶回。」任環乃呼親隨同去。

羅、郎正在著急之際，大眾齊聲動手，將百餘家丁衙役，打得糜爛。羅多材跪下叩頭道：「願將辛苦所得百餘車寶貨獻上，求饒狗命！」楊初道：「百姓寶貨，在大夫處買得命？大夫所有寶貨，原係我們百姓的，今只算還我們，歸償舊主，卻買不得命！」呼道：「兄弟們，可動手！」眾人應聲爭來，將羅多材、郎紫冠履衣裳剝下，只有褲子不脫，用草繩綁跪於車上。

楊初喚車頭伙計道：「爾姓甚名誰？」答道：「姓周名助。」楊初道：「周助，爾同五百人，速解二賊同符印往雲平嶺。今任環回營，定有大兵前來，並請客卿發軍遣將，守城應敵。」周助領命，同眾造飯食畢，起解羅、郎往雲平嶺。楊初使眾人將車輛盡行推入城中，豎起浮石旗號，閉門以守。

周助行過半日，望見嶺下有營，便令請人緩行，自己放步前進。遇見數騎衝到，而被帶走；又聞營內鼓聲驟起，軍將如噴出迎。一個少年將官抱著雙錘，勒住馬道：「問他係何等，後面有多少伙伴？」巡騎讓眾人跪下去。將官道：「今起來說。」周助躬身說明緣由，將左衛驍騎將軍符印呈上。將官令巡騎道：「可將車上綁的人解下來，令眾回城候賞。」巡騎飛往吩咐，眾車夫解下羅多材、郎紫。巡騎牽著羅、郎，隨將官帶周助入營。帳內坐有將軍，略問幾句，復令上嶺。這將軍係何舟。

何將軍上嶺，進營參畢，西庶長問道：「外邊係什麼人？」何將軍稟道：「係溪救城百姓周助，擒解浮金左衛驍騎將軍羅多材、城守大夫郎紫，前來報功。」西庶長令人，衛士挾之而進。周助叩頭，將「韓冠軍激怒，剖腹而亡」，及「先調羅多材到鷺鷥等處分巡」、「龔奎等散去」、「多材要車夫，郎紫揭車頭屍，不發工價，打傷眾人。楊初激憤，放去任環，斃斃衙役及跟隨，綁得兩賊送到，請遣將發兵守城」的話，細細陳述。

西庶長道：「客卿言子郵難以立足，今果然矣，可惜了個英雄！老夫沒福，不能晤會。」客卿道：「無妨。不佞看東邊將星光暗而斂，推算子郵壽祿，猶未可量。請放寬心。」西庶長道：「鄙意欲使信恒取鷺鷥，何舟取芙蓉，穆新已愈，令取青草。金城守溪救，齊修曾有善政於鷺鷥，可取鷺鷥。諸要害大城既得，其餘外州邑可漸次而收。不知高見，以為何如？」客卿道：「庶長之論穩而遲。不佞視彼國無良將，可以險而求速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客卿妙策，自然出老夫之上，請發遣可也。」客卿乃取封函，令偏將衛仁，星夜馳往通明關，交平無累開拆；又將浮金兵符，飛頒龍遜。再令金城帶裨將四員，領兵二千，由水蛇渡潛入石鼠谷，到百結關右帶星峰下白鹿岩邊，分佈埋伏，探得動靜，則展旗揚兵，放炮以驚之。令樊理同白交、甘淡，往水蛇渡夾塞，帶兵五百，於葫蘆卡邊獐子洞山間埋伏，「冠軍重傷，必先回國，仔細探清，出軍搶奪。如得冠軍則趕赴漢口，將人交與邢貫，再僱船直放出洋，溯上交渡律。須隱而不露，連夜襲取品字城，只須得一堅守，以破其膽，自有兵接應。」三將得令去訖，乃令何舟同裨將餘無能，撥塞過濫柿河，於古樹岡屯紮；令信恒拔塞前進，於鷺鷥城東左畔蓮蓬墩下塞；令周助齎符加楊初為下大夫，守溪救，周助為副。又令山盈近前耳語，山盈點頭，領命而出。發付已畢，自帶將官十員、狼頭虎翼兵五百名告別，往信恒營內駐紮。

西庶長問道：「今有兵而不取城，卻使屯紮於野。楊初本係小卒，客卿並無半面，驟授下大夫之職，而令為守。皆老夫所未解。」客卿道：「今城多兵少，攻則死傷不免，今置於要地而驚恐之，彼無戰心，內身生變。楊初雖素微賤，觀其言動，似可任托。沉浮金各處，近日皆以多盤剝少愛惠，民窮土怨，特賞楊初，以勵其餘，諸城必多效之而起者，是用一個，勝於數萬師也！子郵先後共練兵士二萬有餘，百十員將校，今雖兵散五千，將失其半，猶多能戰者，今不佞純用攻心之法，使彼自亂，諸險可不攻而復也。」西庶長道：「果然看得透，拿得穩，國運應昌，可喜可喜！請先生起駕，老夫坐聽好消息也！」不說客卿選鋒士卒往信恒營內。再說浮金主三日後，命白額虎保護冠軍回國。太醫將應用藥物，各就各包標明，逐時換服湯飲等項，交付白額虎收清。使辦軟輿，選壯健收拾，次早起程。

這白額虎，原與柏彪沾親，夤緣升至裨將。柏彪夫婦遠竄，大失倚靠，恨冠軍入骨。今差彼護送，又受郎福厚吩咐，便思乘機代拍彪父子報仇，以結郎大夫之歡。當日過獨鎖渡，凡冠軍要茶不與茶，要湯不與湯。來到東腰鎮，壯健稟道：「過此鎮，要到百結關下，方有食賣，請在此打尖罷。」白額虎道：「我不饑，爾們速吃速行。」壯健齊打中伙，店主出迎道：「知將軍歇馬，早為備下潔淨席面，名茶醇酒，精美葷素蔬肴。請略坐坐，以表小人以誠敬待諸位將爺，好飽餐饗行。」白額虎見店主殷勤，下馬入座，眾軍健俱於兩旁飲食。

店主捧上名茶，白額虎取出腰內雙箸，於杯內三攪再飲。店主自出牽馬，往後槽喂料。白額虎叱道：「不必！」店主見聲色不好，站住道：「可放些水？」白額虎道：「也不必！」店主仍係篷內，回到廚邊照應，自捧菜盤送上。白額虎用箸翻攪再食。——原來此箸產於黃華島，長葉修本，每根兩枝，枯時收以為箸，其堅如鐵，遇毒則軟。白額虎於柏彪處得來，今恐路中有人暗算，故用之先攪而後飲食。當時持盞，忽然臭氣衝出。店主怒道：「有貴人在此，如何不潔淨？快焚好香來，解此臭穢！」只見裡面捧著火盤，羽騰裊裊，四圍旋行布散，眾軍停箸迎嗅。白額虎喊道：「好大膽也！」掩鼻奔出上騎，欲回獨鎖渡。見個大漢從巷內轉出，手持鋼鞭，喊道：「哪裡走！」白額虎帶轉馬頭，加鞭往葫蘆卡逃走，那大漢追趕不上，始行站況心中好生疑惑。只見路旁幾個軍士，是本國章號，牽著戰馬，在澗邊放水。白額虎問道：「過來西邊，係甚地名？」軍士道：「我們浮金新來的，卻不知得。將軍尊姓大名，何故如此慌張？」白額虎道：「我乃裨將白額虎是也。因奉差護剖不死的冠軍回國，到前面鎮市，見店主人殷勤，細看飲食內卻無毒藥。後焚散魂香出來，幸未中毒，又遇大漢追逐，不解係什麼緣故？」軍士問道：「什麼散魂香？」白額虎道：「我曾見過此香，乃無毒島所產，其煙結成百毒之形，人人鼻中，魂魄俱散，不能動彈。先時店內焚出之香，俱係蛇蟲禽獸之狀，所以掩鼻而逃。」軍士道：「大漢係什麼人？將軍如何不擒拿他？」白額虎道：「我哪知大漢係什麼人？因見毒香，掩鼻匆忙，忘攜兵器，將何抵敵！」軍士道：「冠軍哩？」白額虎道：「此刻還能管他？」軍士道：「生死雖不管他，若係失去，將何繳令？此塢中有兵，乃奉郎大夫將令，屯紮伺候，以備非常。將軍遇此急事，正好率領前去。」白額虎道：「如此卻妙也！省得我到嶺上。爾們可同進塢，發兵剿擒，獲賊自有重賞！」軍士道：「小人引路，將軍隨來。」白額虎跟入，轉過山灣，軍士站住，指道：「裡面便是，將軍自請。」白額虎策馬進口，見有數百軍士，細看卻係浮石字號，心內吃驚。不防背後流星錘，將馬腳打折。正要跌倒，白額虎趁勢翻身立定，肩又著一錘，接得鐵錘，彼此爭奪。塢內將官已經衝到，兩把鈎鑷槍齊上，攔隔不及，腿上中鈎，被拖落地。軍士上前綁起。

原來虛中鎮店主，便是扈搏；巷內趕來大漢，便是鐵柱；塢內兩個使鈎鑷槍的，便是白交、樊理；使流星錘誘人的，便是甘淡。當時擒住白額虎，白交問甘淡道：「探得冠軍如何？」甘淡道：「這是護送冠軍的將官，名喚白額虎，行到東腰鎮，被人使毒煙迷祝冠軍不知若何。」白交道：「這定係客卿埋伏的，我們且解這廝到鎮上，看看確否。」樊理道：「是。」三將帶軍士出塢，來到虛中鎮，戶閉門關，並無人影。白交查清店面，命破而入，內有數十壯健，東倒西歪，睡於地上。白交出門察看，不見形跡。

聞西南邊有喊殺聲音，同樊理加鞭向前。轉過莊子，見人叢聚圍鬥，料係邢貫，喊道：「邢將軍，樊理等到也！」雙槍分左右，挑撥敵軍，紛紛落馬。殺人裡面，不見邢貫，卻係鐵柱，率兵盡力格鬥。白交大呼道：「鐵將軍，大軍到也！」敵將聞呼，手中略鬆，為鐵柱加鞭打死；白交、樊理又挑倒數人，後面甘淡領軍士亦俱趕到。浮金兵將四散奔逃，樊理、甘淡隨著追殺。

白交下馬問道：「鐵將軍，可曾奪得冠軍？」鐵柱道：「自店中熏倒眾人，偏那護送的鳥將官狡猾，迫拿不及。我們即令抬軟輿，趕尋漢口。不期浮金游軍自後追來，馬強人壯，恐被人奪，令扈搏先送上船，我抵死攔阻若非三位將軍來得快，幾喪性命！可同上船看看。」白交道：「護送的將官名白額虎，現擒在此，請帶回國。我們仍奉有令出洋，不奉陪了。」鐵柱道：「出洋亦須船隻，今莫分散，回到漢口看看，順便僱用，豈不更好！」樊理、甘淡亦俱回來，仍同鐵柱到漢口。

只見船隻紛紛開過對岸，鐵柱招呼，有只中號航舫搖將過來，頭上站著邢貫。鐵柱道：「幸得三位將軍齊到，殺散敵兵。」邢貫道：「客卿安頓不差，末將先令扈搏送冠軍到船上，便放於下漢口，看動靜。我們此船，係另僱者。」白交問道：「此處有得僱麼？」邢貫道：「對岸要多少？俱係同行很熟的。因近日郎大夫添設關口，眾戶聚此商量，包利免關。」鐵柱道：「既有包利，何必免關？」邢貫道：「將軍不知，正稅易辦，胥役無厭，還係包的好。」樊理道：「鐵將軍緣何在這裡？」鐵柱道：「奉命邀截，只道敵將走了，不料三位將軍擒獲。」白交向邢貫道：「邢將軍，煩代僱十號洋艦，上交渡津，該值若干，如數給發。」邢貫道：「不須多值。他們雖係浮金商船，今見關役狐假虎威，勒索加稅，利息全無，心恨郎賊，俱禱詛待他兵敗，好作生涯。」白交道：「如常給他。」邢貫用手連招，諸船齊放過來。邢貫僱定十隻。眾軍搬畢，鐵柱令放到漢口，扈搏等卻纜於口外。鐵柱、邢貫，並將白額虎抬過，捺入艙底，一齊放行。

次日，到蜒蚰渡，白交、樊理、甘淡別了，仍往下放。鐵柱、邢貫便過蜒蚰渡。這渡兩邊，俱係大石，中間雖有丈餘闊的溝，下面卻有無數石限，常攔船底。凡載稍重，則須將貨物盡搬於後艙，船頭高起，過過石限；復將貨物搬於前面，將頭壓低，船尾方得過來。如此數十次，始出石拱。今裝的係人，各自行動，不須搬移，半個時辰，也就過了。

原來此河自發源起，至亂石島，迤邐數千里，中間俱有石埂不斷，其堅過鋼鐵，或聚或散，磊磊相連。上流河窄，可渡之處猶多。自老鶴城下，只有三處缺陷可渡。上係水蛇渡，中係獨鎖渡，下係蜒蚰渡，各相去四五百里。除此三處，餘俱隔著石埂，直到洋口。凡欲渡之處，石埂兩邊，各設船隻，須作兩節過。

鐵柱等到蜒蚰渡西，將搶來的行李囊箱開看，見內中有珍有貝，又有數十包子，俱標著日時。鐵柱不識，邢貫道：「問艙底這廝便知！」軍士揭開艙板，取起白額虎，鐵柱叱道：「爾這廝，這些紙包，係哪裡詐來者？」白額虎道：「乃太醫交付，逐日逐時調治冠軍的。」邢貫檢道：「昨夜今早，如何不用？」白額虎道：「失記了。」邢貫見包上面俱注著煮煎引用，忙令軍士攢火，指白額虎道：「爾這瘟鳥，險些害我性命！」鐵柱問道：「怎麼講？」邢貫道：「客卿有令，冠軍若有失調，惟小將是問，以軍法從事！」扈搏道：「定因他殺害將士太多，醫養好了，緩緩處治。」鐵柱道：「大約是的。」談談說說，不覺放下三百餘里。稍公道：「進口了。」將船灣下，取出篙桿，裝起橈槳。鐵柱令軍士內未受傷者，分作三班，幫添換織。水急人多，逆行不覺其緩。扈搏道：「明日中時，即可到關。」邢貫道：「似此方免違限。」次早，正趕行時，只見上流數船衝下，用撓鉤搭住，喊道：「得了也！」鐵柱、邢貫、扈搏各攜兵器，奔出艙來。正是：功成趕奔回關急，路通邀攔迎鬥忙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